

潘岳陸機詩中的「南方」意識

林 文 月

一、

太康時代最具典型的代表文人，自來推潘岳與陸機。詩品並列二家於上品，舉謝混語曰：「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陸文如披沙簡金，往往見寶。」鍾嶸又加按語：「余常言：『陸才如海，潘才如江。』」^①文心雕龍體性篇則曰：「安仁輕敏，故鋒發而韻流；士衡矜重，故情繁而辭隱。」^②潘、陸遂成為後世文學評論者樂於相提並論的對象。

本文不以江海小大，或輕敏矜重為討論主旨，擬僅提出二家詩中常見之「南」字，及與「南」字相關之詞，並參照二家所留存之其他文獻，以與史傳比對，試為解釋「南」字在潘、陸心目中的意義，及其呈現於詩章中的旨趣。

在實際進行分別討論之前，茲先列舉二家詩中「南」字出現之詩句於後。

潘岳詩中出現「南」字句：

登城眷南顧，凱風揚微綃。（河陽縣作詩二首之一）

引領望京室，南路在伐柯。（河陽縣作詩二首之二）

徒懷越鳥志，眷戀想南枝。（在懷縣作詩二首之一）

三雄鼎足，孫啓南吳。（為賈謐作贈陸機詩十一章之三）

① 見陳延傑詩品注（香港商務印書館，一九五九年版）卷上，頁一七。

② 見黃侃文心雕龍注（臺灣開明書店，一九六七年版）卷六，頁八b。

南吳伊何，僭號稱王。（同上之四）

◎
英英朱鸞，來自南岡。（同上之六）

◎
在南稱柑，度北則橙。（同上之十一）

◎

陸機詩中出現「南」字句：

惟南有金，萬邦作詠。（答賈謐詩十一章之十一）

◎

誕有祖考，造我南國；南國克靖，實繇洪績。（與弟清河雲詩十章之一）

◎

昔與二三子，遊息承華南。（贈馮文熊）

◎

南歸憩永安，北邁頓承明。（於承明作與弟士龍詩）

◎

大火貞朱光，積陽熙自南。（贈尚書郎顧彥先二首之一）

◎

東南有思婦，長嘆充幽闔。（爲顧彥先贈婦詩二首之二）

◎

南望泣玄渚，北邁涉長林。（赴太子洗馬時作詩）

◎

永嘆遵北渚，遺思結南津。（赴洛道中作二首之一）

◎

牽牛西北廻，織女東南顧。（擬迢迢牽牛星）

◎

招搖西北指，天漢東南傾。（擬明月皎月光）

◎

朝採南澗藻，夕息西山足。（招隱詩）

◎

朝榮東北傾，夕穎西南晞。（園葵詩二首之一）

◎

以上據逯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所錄潘岳與陸機詩先後次序。

其中，潘詩四十六首（佚句不計），含「南」字者七首；陸詩一二三首（佚句不計），含「南」字者十二首。如此的比例雖不爲多，但實際觀察二家詩全貌，則又可以發現與「南」字相關之詞義或觀念，頗不乏其例，且足以形成潘、陸詩的特色，故值得注意。下文將以潘岳、陸機之詩與相關資料先行個別析論，再就其結果，比較「南」字在二家詩中所具有的異同意義。

二、

潘岳（二四七～三〇〇），字安仁，滎陽中牟（今河南省鄭州與開封之間）人。據傅璇琮考證，滎陽中牟是潘岳的郡望，鞏縣（在中牟之西，羅水之右）實為其居住之舊鄉。^③潘岳早期作品「射雉賦」序云：

余徙家於琅邪。其俗實善射，聊以講肆之餘暇，而習媒翳之事，遂樂而賦之也。

潘岳之父芘，曾為琅邪太守。^④少年時期的潘岳，一度曾隨其父自家鄉移居於琅邪；至二十歲辟為司空掾，始赴洛仕宦（時司空為荀顗）。

在「懷舊賦」（約作於四十歲時）序中，潘岳自記：

余十二而獲見於父友東武戴侯楊君，始見知名，遂申之以婚姻。楊君即是同鄉楊肇，為潘芘之摯友。後潘岳果與楊肇之女成婚，感情恩愛，見於詩文。年少時期的潘岳「夙以才穎發名」（晉陽秋潘岳別傳）、「鄉邑稱為奇童」（臧榮緒晉書），又稟具美姿儀，致「常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之者，皆連手縈繞，投之以果，遂滿車而歸。」（晉書本傳）楊肇許嫁以女，想必除了與潘芘為摯交而外，十二歲的美少年潘岳所具備的才華聲譽，也是獲其青睞的原因。^⑤

至於二十歲正當青年英發的潘岳，赴洛陽投身仕宦，恐怕對於自己所具有的優異條件，也是充分意識的；自我期許的程度，必然也是相當高的。然而，事實並未盡如人意。在他五十歲之年所寫的「閒居賦」序，有一段回顧仕宦生活的文字：

③ 詳傅璇琮潘岳系年考證（「文史」一四，一九八二年），頁二三八～二三九。

④ 晉書卷五十五潘岳傳，及臧榮緒晉書潘岳傳均作「琅邪內史」，但晉制內史太康十年「改諸王國相為內史」故王隱晉書，水經注洛水注皆作「琅邪太守」。

⑤ 詳見拙文「潘岳的妻子」（收入「中古文學論叢」大安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頁八七～一二一）。

僕少竊鄉曲之譽，忝司空太尉之命，所奉之主，卽太宰魯武公其人（按：指賈充）也。舉秀才爲郎。逮事世祖武皇帝，爲河陽、懷令、尚書郎、廷尉平。今天子諒闇之際，領太傅主簿；府主誅（按：指楊駿爲楚王瑋所殺），除名爲民。俄而復官，除長安令。遷博士，未召拜。親疾，輒去官免。自弱冠涉乎知命之年，八徙官而一進階，再免，一除名，一不拜職，遷者三而已矣。

此外，司馬氏建國後十四年，潘岳三十二歲時所寫「秋興賦」序中，亦有可茲補充之自敘：

晉十有四年，余春秋三十有二，始見二毛。以太尉掾兼虎賁中郎將，寓直於散騎之省。

合觀以上二段文字中所記官職，可以約略勾勒出潘岳自弱冠至知命之年的仕宦概況：

△二十歲，辟爲司空掾。

△約二十二、三歲，舉秀才爲郎。

△三十二歲，遷太尉掾，兼虎賁中郎將。

△三十三歲左右，爲河陽縣令。

△三十六歲左右，爲懷縣令。

△約四十一歲，爲尚書郎。

△約四十二歲，爲廷尉平。

△約四十四歲，爲太傅主簿。後因楊駿誅，除籍。

△約四十六歲，爲長安令。

由此可知，近三十年間的宦海浮沉，潘岳的官階始終停留於六、七品間的中下等地位。這期間，他雖然曾追隨託依於賈充（時爲侍中、尚書令，專權任勢），以及楊駿（晉武帝楊皇后之父。賈充死後，權傾一時）等二位權貴，於晉階似無甚補益。當時朝廷權勢鬥爭劇烈，楊駿爲楚王瑋

等所殺，潘岳險受連累，賴河陽故屬公孫宏救急，得倖免於難，除名為民。

越四年，元康六年（二九六），五十歲，長安令任滿後，徵補為博士，因母病未應召，去官免職。「閒居賦」便是此時期的作品。由前引序文可想像，當時潘岳對於蹉跎的官運幾近絕望，故有頗帶自嘲的語氣：「雖通塞有遇，抑亦拙者之效也。」

不過，大約也就在這個時期，潘岳參與了賈謐的文學集團「二十四友」。賈謐是惠帝賈后之妹賈午嫁與韓壽所生之子，因賈充無後，以外孫嗣爵位，亦掌大權。潘岳與石崇十分接近，其著名的「金谷集作詩」^⑥即作於此時；而為史家詬病的與石崇「望塵而拜」^⑦的故事，也是發生於五十歲左右的此時期。

元康七年（二九七），五十一歲，為著作郎，未幾而轉散騎侍郎。

在家庭生活方面，潘岳五十二歲時喪失愛妻楊氏。自四十六歲赴長安任職途中失去弱子，^⑧至此歷時六載，失子又喪妻，而在楊氏亡後一年左右，再失愛女金鹿，家變迭生，內心沉痛可以想見，故其「金鹿哀辭」有句：「既披我幹，又剪我根。」^⑨

正值潘岳喪妻失子哀傷之際，晉王室有內亂。賈后欲廢太子，逼之以

⑥「金谷集作詩」末二句：「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後潘岳與石崇諂事賈謐，謐為趙王倫所殺，倫之嬖人孫秀又誣崇、岳曾謀奉淮南王允、齊王冏為亂，並遇害。晉書本傳記：「岳將詣市，與母別曰：『負阿母』」初被收，俱不相知，石崇已送在市，岳後至，崇謂之曰：『安仁，卿亦復爾邪。』岳曰：可謂『白首同所歸』金谷詩云：『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乃成其讖。」

⑦晉書本傳：「岳性輕躁，趨世利，與石崇等諂事賈謐，每俟其出（按：指廣城君。即賈謐義母），與石崇輒望塵而拜。」

⑧赴長安仕途中作「西征賦」：「夭赤子于新安，坎路側而瘞之。享有千秋之號，子無七旬之期。」

⑨「金鹿哀辭」：「嗟我金鹿，天姿特挺。……嗚呼上天，胡忍我門。良嬪短世，令子夭昏。既披我幹，又剪我根。」

酒，使黃門侍郎潘岳起稿，令太子書寫有若禱神之怪異文章。^⑩但賈后的陰謀終為趙王倫等先制，廢賈后為庶人，同時遇害者有張華、裴頠、賈謐及黨羽數十人。潘岳則因孫秀誣告與石崇、歐陽建謀奉淮南王充、齊王冏為亂，而見殺，並夷三族。時年五十四。

綜觀潘岳一生，雖然少年時期即以美姿儀及才穎見稱鄉里，且先後追隨過三位權貴者——賈充、楊駿、賈謐，然而宦海浮沉，官位終於未逾五品，可謂滯礙未達。

前引潘岳詩中「南」字出現的五例，係依據遂欽立氏書的次序，未必是寫作的先後次序。前二例為五十歲左右代賈謐所作，故暫留待後述。餘三例均為三十餘歲青年期之作品，與其人身世遭遇有密切關係，可以觀察寫作時的背景及心情。下面將逐一引錄全詩，並以相關之詩文及史料為補充，做較細微之探討：

河陽縣作詩二首之一

微身輕蟬翼，弱冠忝嘉招。在疚妨賢路，再升上宰朝。
猥荷公叔舉，連陪廁王寮。長嘯歸東山，擁耒耨時苗。
幽谷茂纖葛，峻巖敷榮條。落英隕林趾，飛莖秀陵喬。
卑高亦何常，升降在一朝。徒恨良時泰，小人道遂消。
譬如野田蓬，幹流隨風飄。昔倦都邑游，今掌河朔徭。
登城眷南顧，凱風揚微綃。洪流何浩蕩，修芒鬱嵒嶢。
誰謂晉京遠，室邇身實遼。誰謂邑宰輕，令名患不劬。
人生天地間，百年孰能要。頗如槁石火，譬若截道颺。

^⑩ 晉書卷五十三愍懷太子傳：「（元康九年）十二月，賈后將廢太子，詐稱不和，呼太子入朝。既至，后不見，置於別室，遣婢陳舞，賜以酒棗，逼飲醉之。使黃門侍郎潘岳作書草若禱神之文，有如太子素意，因醉而書之，令小婢承福以紙筆及書草，使太子書之。文曰：『陛下宜自了。不自了，吾當入了之。中宮又宜速自了，不了，吾當手了之。』」資治通鑑卷八十五所載略同。晉書潘岳傳未載其事。

齊都無遺聲，桐城有餘謠。福謙在純約，害盈由矜驕。

雖無君人德，視民庶不忼。

河陽縣在今河南孟縣之西，黃河北岸，與洛陽隔河相對。此詩寫作的時間，各家說法不一致。傅璇琮「潘岳繫年考證」謂：潘岳約於三十二歲、或三歲出爲河陽令，有「河陽縣作詩二首」。^⑪陸侃如「中古文學繫年」繫於三十六歲下。^⑫日本學者高橋和巳「潘岳論」以爲潘岳二十年代後期作品。^⑬松本幸男「潘岳の傳記」則在文後年譜中，列於三十三歲下。^⑭按：晉書本傳於引「藉田賦」文後卽曰：「岳才名冠世，爲衆所疾，遂栖遲十年。出爲河陽令。」晉武帝躬耕藉田事在泰始四年丁亥（二六）。^⑮是以潘岳賦藉田當在二十二歲左右，栖棲十年後出爲河陽令，則最早不應在三十二歲以前，是以高橋氏之說不合史實。其餘三家推定爲三十二歲至三十六歲之間所寫，均有可能。

此詩的寫作背景，史傳與作者本身都沒有交代。晉書本傳所傳達的訊息是：「才名冠世」帶給潘岳的反而是負面作用。「爲衆所疾」，乃至於不得不栖遲十年。十年，在一個二十多歲的青年而言，是十分重要的一段時間；而栖遲十年復仕，卻是出爲河陽令。這種現象，毋寧是十分耐人尋味的。才高招疾，不見重用而外調，或者與當時朝廷上的黨爭有關。潘岳二十餘歲入賈充幕下，充雖擁有權勢，卻與任愷、庾純、張華、和嶠、山濤等人對立，彼此結怨頗深，形成朋黨。潘岳在賈充幕僚中雖只是一個小角色，但政治黨爭，或者亦波及於其身。

⑪ 見「潘岳系年考證」（同註③）頁二四六～二四七。

⑫ 見「中古文學繫年」（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頁九二七。

⑬ 詳見「中國文學報」第七冊（京都大學中國文學部編，一九五七年版）頁五〇。

⑭ 見「立命館文學」第三二一號（立命館大學編，一九七二年版）頁三八。

⑮ 詳晉書本傳引藉田賦：「伊晉之四年正月丁未（亥），皇帝親率羣后，藉于千畝之甸。」

此詩起首六句，可視為作者對其家世及早年仕宦生活之自述。潘岳的祖父名瑾，為安平太守。其父芘，曾為琅邪太守。如此的家庭背景，只能算做中等地位。所謂「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①⑥}在重視門第的當時，自難以躋身上流社會，故首句「微身輕蟬翼」有其現實意義，非自謙泛詞。次句「弱冠忝嘉招」，當指二十歲時荀顗辟為司空掾始入仕途而言。^{①⑦}如前所述，潘岳雖乏顯赫的家世背景，但其個人的外貌與資稟早已享譽家鄉，故年少的他初踏仕階，恐怕是有滿懷希望的罷。泰始四年正月，晉武帝躬耕藉田，當時潘岳年僅二十二歲，作「藉田賦」以頌其事，文采豐贍，頗受矚目。但事實上，年少即鋒芒畢露，對於家世背景不夠堅實的潘岳反而不利。臧榮緒晉書稱：「高步一時，為眾所疾」，與前引晉書本傳所記略同。

第三句中「在疚」一詞，眾說頗不一致。按：疚，病也（集韻：久病也）。文選李善注云：「言己在病，以妨賢路也。」五臣注李周翰則云：「疚，病也。自謙以病敗不才，為上宰府掾，是妨賢明之路也。」日人高橋知巳「潘岳論」取後說，謂「在疚」二字含有自謙及自哂意味。^{①⑧}松本幸男「潘岳の傳記」則推測「在疚妨賢路，再升上宰朝」（原文誤植為「相」）二句係因值父喪而暫去官。^{①⑨}潘芘卒於何年？史傳並不載，但從潘岳追悼其岳父「楊荊州誄」云：「仰追先考，執友之心」可知，當在晉武帝咸寧元年（二七五），^{②⑩}潘岳二十九歲以前。復職的潘岳，入賈充幕

①⑥ 語見晉書卷四十五劉毅傳。又文獻通考卷三十四：「自魏晉以來始以九品中正為取人之法，而九品所取，大概多以世家為主，所謂『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故魏晉以來勢者多世家。」

①⑦ 晉書本傳曰：「早辟司空太尉府。」此據傳著考證，頁二四三。

①⑧ 同註①③，頁五二。

①⑨ 同註①④，頁一二。

②⑩ 「楊荊州誄」序：「維咸寧元年夏四月乙丑，晉故折衝將軍荊州刺史東武載侯榮陽楊使君薨。」

（時充爲司空太尉）爲太尉掾。「猥荷公叔舉，連陪廁王寮」蓋即指此而言。「秋興賦」序的「攝官承乏，猥廁朝列。夙興晏寢，匪遑底寧」亦是此指此事而言。

「長嘯歸東山」以下六句，當是寫二十餘歲才名冠世，爲衆所疾，反而不得不栖遲十年的青年期困蹢狀況。文選李善注：「岳天陵詩序曰：『岳屏居天陵東山下』」，^{②①}故知其長嘯東山，風物雖美，詩人的心境並不平靜。

「卑高亦何常」以下六句，忽又由景語轉回現實，感慨仕宦遭遇之不可恃，而發爲「升降在一朝」之嘆。在此值得注意的是「徒恨良時泰，小人道遂消」二句。處於表面安泰的西晉初期，誠如周易泰卦：「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個人的才識反而沒有發揮的機會，故三閭大夫徘徊悲痛的背景不存在，甚至像陳思王宛轉訴怨的苦悶亦無由，對急欲一展才能躋身上流社會的潘岳而言，「良時泰」遂只有令他遺憾而已。這是何等自我中心的思想！故其下「譬如野田蓬，幹隨流風飄」，便也只能視爲急功求名而依附於顯貴之下（當時潘岳已曾附隨賈充）而猶似隨風飄飛的野蓬了。同屬於比喻象徵之作，此與曹植的「吁嗟篇」，在處境與心境方面都是迥異其趣的。^{②②}

「昔倦都邑遊，今掌河朔徭」二句，正是栖遲十年後復出爲河陽令的自述。河陽在黃河北岸，與南岸的都邑——洛陽，雖只一水之隔（見附圖。實際上二地相距約只有四十公里），但對於熱衷功名的潘岳而言，這個七品的官職既無吸引力，且更意味著與政治權力中心的隔離，所以心中

②① 「天陵詩」及其序均亡佚不可見。

②② 曹植「吁嗟篇」：「吁嗟此轉蓬，居世何獨然。長去本根逝，宿夜無休閒。……」沈德潛古詩源曰：「遷轉之痛，至願歸塵滅。情事有不忍言者矣。此而不怨，是愈疏也。陳思之怨，爲獨得其正云。」曹植「雜詩」六首之二又有：「轉蓬離本根，飄颻隨長風。……」亦嘆飄泊不安也。

自然不免是鬱悵的。在潘岳而言，對舊遊地洛陽的眷念，其實也代表他對事業功名的嚮往，故其下二句「登城眷南顧，凱風揚微綃」，便不能單純地僅視為對一個地理空間的懷念而已。「南方」——洛陽，對於出守黃河北岸的河陽縣令潘岳言之，是代表他想要力爭上游之可能性比較高的政治重鎮。因為那裏有他可以依託的權貴人士，以及可供晉階的一些機會。像他那樣出身中等地位的士人，在當時是即使有才識也不易有所發展的。與他同時期的另一位寒門出身之士左思的「詠史」八首之二便寫出高門與寒士子弟的不公平現象：「鬱鬱澗底松，離離山上苗。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世胄躋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勢使之然，由來非一朝。……」此外，「詠史」之四又云：「濟濟京城內，赫赫王侯居。」潘岳雖屬英俊之士，奈何松雖百尺條而生於澗底，地勢之低註定其沉下僚，故攀託世胄高門，或者是他顯現自己的一條捷徑，而濟濟赫赫的王侯都居京城內，因而從那個方向吹來的「凱風」（即南風——洛陽在河陽縣之南方）吹揚起登城南顧者的綃頭，遂格外令其傷心遺憾了。

南望何所見？「洪流何浩蕩，修芒鬱嵒嵒」。芒山又稱北芒山，在洛陽城北。從河陽縣南望，黃河與北芒山橫梗其間，使洛陽變得遙不可及，正亦象徵詩人的意願欲求與現實政治的隔絕。「誰謂晉京遠，室邇身實遠」，晉京——洛陽遠否？雖隔河山，其實在地理空間而言，並非十分遼遠（同屬於司州），但對於被政治中心摒棄於外的河陽縣令潘岳而言，自不免有「身實遠」的感受；換言之，由於希望的落空，心思欲求的疏離隔絕，才是真正令他感覺洛陽雖近卻又遼遠的原因。

「誰謂邑宰輕」以下十二句做為此詩尾段，乃是詩人既絕望於衷心渴求之中央高吏職位，遂不得不退而求其次，自勉以安分守己，克盡當前職守。邑宰雖非潘岳所嚮往追求的官職，但事實既然如此，倘能政績卓越，令名遠播，亦聊堪安慰，且未嘗不是來日藉以晉階之一途。人生短促，建

功當及時。這一點，潘岳的態度倒是與建安文士有幾分相近。^{②③}

詩內引用二典故：「齊都」及「桐城」。前者出自論語季氏篇：「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後者出自漢書朱邑傳：「（朱邑）少時爲舒桐鄉嗇夫，廉平不苟，以愛利爲行，未嘗笞辱人，存問耆老孤寡，遇之有恩。所部吏民愛敬焉。……及死，其子葬之桐鄉西郭外，民果然共爲邑起冢立祠。」二典故之使用，從正反兩面顯示古代爲政者之善惡得失。晉書本傳記載：「岳頻宰二邑（按：指河陽縣、懷縣），勤於政績。」可見果如詩所言，能克盡地方官吏之職司。

河陽縣作詩二首之二

日夕陰雲起，登城望洪河。川氣冒山嶺，驚湍激巖阿。
 歸鴈暎蘭時，游魚動圓波。鳴蟬厲寒音，時菊耀秋華。
 引領望京室，南路在伐柯。大厦緬無覿，崇芒鬱嵯峨。
 總總都邑人，擾擾俗化訛。依水類浮萍，寄松似懸蘿。
 朱博糾舒慢，楚風被琅邪。曲蓬何以直，託身依叢麻。
 黔黎竟何常，政成在民和。位同單父邑，愧無子賤歌。
 豈敢陋微官，但恐忝所荷。

潘岳任河陽縣令職的時間無法確知，約爲三年左右。^{②④}「河陽縣作」二首亦未必是同時所作。較諸第一首中「卑高何常」、「徒恨時泰」等語所呈現的焦慮心態，第二首前段有大量的景物描繪，或者是居河陽有時而稍能接受現況之故。但無論如何，二首中所透露出來對於「南方」——洛

②③ 建安文士自曹氏父子以降，鄴下諸人多不諱言建功立名。參見拙著「蓬萊文章建安骨」（收入大安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中古文學論叢」頁一四～一八）。

②④ 傳著考證云：「約於上年（二七八，三十二歲）或本年（二七九，三十三歲）出爲河陽令。」又云：「約於本年（二八二，三十六歲）春轉爲懷縣令。」（詳頁二四六～二四八）。松本幸男「潘岳の傳記」則以爲二七九年，三十三歲時爲河陽令。二八三，三十七歲時，轉懷縣令（？）（詳頁三八）。

陽的眷戀則是一致的。故於八句寫景之後，有「引領」、「南路」二句。

「伐柯」典故出自詩經豳風：「伐柯伐柯，其則不遠。」鄭箋：「則，法也。伐木者必用柯，其大小長短，近取法於柯，所謂不遠求也。」然則，此二句正與第一首「誰講晉京遠，室邇身實遠」義同。但高大的大夏門（「厦」一作「夏」。大夏門爲洛陽城北之門）與嵩高的北芒山阻絕視野，遂令詩人無由窺覲繁華的京城。大夏門與北芒山雖是黃河以南的具體實象，卻亦象徵著阻絕潘岳與政治中心的一些內外主客人事因素。是以登城南望帝京，潘岳當時的心境又豈止於一般思念而已！京都內總總擾擾是是非非，令人眷戀又焉能不恍然警惕？出身卑微背景薄弱之士浮沉宦海，誠然似浮萍依水，懸蘿寄松，潘岳終於道出了自己尋覓依託權貴而仍不免於漂泊不定的苦衷。

此詩的後段與前一首十分近似。詩人暫屏南路之眷望，正視眼前的職守，並舉古之爲政者二例，以爲對自我的期許：其一爲朱博。漢書有傳：博本杜陵人，遷琅邪太守。齊部舒緩，敕功曹官屬多衰衣大襜，不中節度，自今掾吏衣皆去地三寸。視事數年，大改其俗，掾吏禮節，皆如楚、趙。其二爲宓賤。呂氏春秋載：宓子賤治單父邑，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朱、宓二人爲政，雖有積極與無爲之別，於治績均有口皆碑，故爲潘岳自我期許之楷模典範，所以末二句謂：「豈敢陋微官，但恐忝所荷。」

除以上引二首詩外，「河陽庭前安石榴賦」顯然也是潘岳任河陽縣令時所作。茲引其序及部分賦文於下：

安石榴者，天下之奇樹，九州之名果也，是以屬文之士或鉞而賦之。仰天路而高睨，顧鄰國以相望，位莫微于宰邑，館莫陋於河陽。雖則陋館，可以遨遊。實有嘉木，曰安石榴。脩條外暢，榮幹內樛，扶疏偃蹇，胄弱紛柔。于是暮春告謝，孟夏戒初，新莖擢潤，膏葉

垂腴。……遙而望之，煥若隋珠擢重淵，詳而察之，灼若列星出雲間。千房同模，千子如一。御飢療渴，解醒止疾。既乃攢夫狹庭，載阨載褊，土階無等，肩牆惟淺。壁衣蒼苔，瓦被駁辭。處悴而榮，在幽彌顯。其華可玩，其實可珍。羞于王公，薦于鬼神。豈伊仄陋，用渝厥貞。菓猶如之，而況於人！

此賦不過二百數十字，寫華美實珍姿態可賞的安石榴而植種在狹庭淺牆之內，作者的用意顯然要引發讀者惋惜。而這一棵與生長環境極不相稱的安石榴，顯然也是作者自況象徵。以潘岳的美姿儀與多才識，堪稱「其華可玩，其實可珍」，但處在河陽縣令之卑位，便如同安石榴之在狹庭淺牆內，殊甚可惜。序文稱安石榴為「天下之奇樹，九州之名果」，隱然有自負其才之意；而賦首明言「位莫微于宰邑，館莫陋于河陽」，則與「河陽縣作」二首呈極大矛盾。「誰謂宰邑輕」（其一）、「豈敢陋微官」（其二）與此合讀，頗覺其出爾反爾。詩中口吻若非矯情，便是過分謹慎所致。事實上，小心翼翼，欲怨懟還自抑的起伏複沓感情，正是潘岳詩文的特色之一。安石榴委屈狹庭，作者似欲為之不平之鳴，收尾卻稱以其華實「羞于王公，薦于鬼神。豈伊仄陋，用渝厥貞」，與「河陽縣作」二首結束處之以勤政自勵、勉強安於現狀的欲放更歛、沉鬱凝滯低調並無二致。

潘岳居河陽縣約三年，轉任懷縣令。懷縣在河陽縣東，亦在黃河北岸。此時期有「懷縣作」二首留傳。其第一首：

南陸迎修景，朱明送末垂。初伏啓新節，隆暑方赫羲。
朝想慶雲興，夕遲白日移。揮汗辭中宇，登城臨清池。
涼飈自遠集，輕襟隨風吹。靈圃耀華果，通衢列高椅。
瓜瓞蔓長苞，薑芋紛廣畦。稻栽肅芊芊，黍苗何離離。
虛薄乏時用，位微名日卑。驅役宰兩邑，政績竟無施。

自我違京輦，四載迄於斯。器非廊廟姿，屢出固其宜。

徒懷越鳥志，眷戀想南枝。

此詩前段十句極寫一個「暑」字，即因暑登城納涼。此蓋即鍾嶸詩品序稱「安仁倦暑」之道理。其下六句寫登城所見：華果、瓜瓞、薑芋、稻栽、黍苗等紛陳，頗饒田園情趣。但其下筆端一轉，竟由眼前佳景改述一己仕宦之遭遇，乃有「位微名日卑」之憾。所謂位微名卑，即指前為河陽縣令，今為懷縣令（均屬七品）——「驅役宰兩邑」。前引晉書本傳曰：「岳頻宰兩邑，勤於政績。」事實上，潘岳任河陽縣令時，曾遍植桃李，傳頌後世；²⁵至於任懷縣令時，有「上客舍議」，反對客舍禁令，以便利商旅通行。均頗能表現地方官吏的治績，故詩中政績無施云云，是自謙之辭。不過，從另一個角度觀之，則以潘岳的才識而屈居地方吏職卑位，未能施展懷抱，豈是其所甘忍受？由河陽縣而懷縣，離開政治的核心地洛陽已四載，愈令其由眷戀而躁急。分明是自視甚高，卻以自哂的口吻道出「器非廊廟姿，屢出固其宜」。二句之中有無奈與焦慮；而此內在的焦慮煩躁，與外界的酷暑難當，遂使鬱悶之情更形熾烈。

值得注意的是結尾二句「徒懷越鳥志，眷戀想南枝」，引古詩十九首「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典故。潘岳的家鄉在黃河南岸的鞏縣，自地理方位而言，固然是在懷縣之南方，但是從全詩所顯現的情結看來，此處藉越鳥以喻對「南方」的眷戀，與其說是其家鄉鞏縣，毋寧更應指廊廟所在的洛陽。謂己非廊廟姿屢出固宜，顯非肺腑之言，中間正蘊藏極深的不平與遺憾；至於他對於中央政權之嚮往，可自「想南枝」窺見。換言之，只有將「南枝」解釋為晉京洛陽，此結尾處的含義始能與其前之「自我違京輦，四載迄於斯」相關聯；若以鞏縣視「南枝」，反倒與前面自嘆位微

²⁵ 庾信「枯樹賦」：「若非金谷滿園樹，即是河陽一縣花」。白居易六帖，縣令部：「潘岳為河陽令，樹桃李花，人號曰河陽一縣花。」

名卑、違京四載、屢出固宜云云脫節而顯得突兀了。至於「在懷縣作二首之二」並不見「南」字出現於詩句裏，但其內容旨趣乃至語氣均與前舉三首十分近似。

春秋代遷逝，四運紛可喜。寵辱易不驚，戀本難爲思。

我來冰未泮，時暑忽隆熾。感此還期淹，嘆彼年往駛。

登城望郊甸，遊目歷朝寺。小國寡民務，終日寂無事。

白水過庭激，綠槐夾門植。信美非吾土，祇攬懷歸志。

眷然顧鞏洛，山川邈離異。願言旋舊鄉，畏此簡書忌。

祇奉社稷守，恪居處職司。

首四句以四時遞換爲自然現象，而帶出寵辱不足以驚的明達思想。此是用老子十三章典故：「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若驚？寵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詩人寫出自己在宦途上的寵辱遭遇遠不如戀本之情結難解。此處「本」字，理當指所出生之地或故鄉而言，但由於鞏縣與洛陽皆在懷縣的南方，故亦廣義地包括了洛陽；這一點可自後句「眷然顧鞏洛」得證。

詩第三句以下十句，與第一首極近似。均寫因暑熱而登城遠望，是知二首寫作的季節背景皆是夏季。而自「我來冰未泮，時暑忽隆熾」觀之，則是來懷縣在初春，寫詩在同一年暑日。可以推測潘岳當時三十六歲，離開洛陽已數年（第一首「自我違京輦，四載迄于斯」）。戀本固是人情所難免，而數年來輾轉地方官吏的卑微職司，恐怕也是愈使詩人嚮往洛陽的原因。

登城遠眺，近景是任所懷縣的白水綠槐美景，但懷縣令職小國寡民終日無事，引不起潘岳的興趣，其寂寞無奈與不滿足是可以想見的。這種語調與前舉「河陽縣作詩」第二首所稱「位同單父邑，愧無子賤歌」極相矛盾，遂露出破綻，可知前詩之言不由衷。登城眺望，更遠處是山川邈離的

「鞏洛」。在近景與遠景之間，潘岳用王粲「登樓賦」的典故「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王粲身處東漢末的亂世，飽經顛沛流離之苦。本山陽高平（今山東鄒縣西南）人，賦作於荊州當陽城樓（今湖北當陽縣城樓），²⁶兩地既遠，而世事紛濁，乃有斯嘆；但潘岳寫「在懷縣作」二首時值太康三年（二八二），天下已由分裂而統一，八王之亂尚未開始，二人的時代背景完全不同。潘岳沿用「登樓賦」的典故，遂只能純就「雖信美非吾土」這一層面上去了解。不過，如前所述，懷縣與鞏、洛同屬司州，就廣義言之，亦不致如詩所呈現的陌生與遼遠才是。「登樓賦」另有「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騁力」句，王粲冀望王道平而一騁才力，此句後半所顯出的懷才不遇、急欲展現才能的焦慮，倒是潘岳戚戚然有同感之處罷。

以鞏縣與洛陽聯稱，又可見於潘岳四十六歲赴長安令時所寫的「西征賦」：「眷鞏洛而淹涕，思纏綿於墳塋。」此所側重，宜當是指墳塋所在的舊鄉——鞏而言，但鞏縣在洛陽之東，地理空間甚近，在潘岳心目中，故鄉與京邑幾乎是重疊不可分割的，故懷土即思京，而離開鞏、洛又往往意味著被摒棄於政治核心之外，宜其不免於愴愴之情了。「登樓賦」之所以感人，在其懷鄉之情貫穿全篇，以「循階除而下降兮氣交憤於胸臆。夜參半而不寐兮悵盤桓以反側」結束，文雖盡而情無限。但潘岳此詩眷顧鞏洛雖亦與旋歸之情，終謂「簡書」在身，不得不「祇奉社稷守，恪居處職司」。這種思鄉戀京之情，欲放卻更斂，乃有別於王粲的纏綿奔放；而初寫胸中不平，末了又回到謹慎安分的鬱悵低調，便也與前舉三首如出一轍了。

河陽縣作與懷縣作四首之中，僅此一首未見「南」字，不過，登城遠

²⁶ 關於王粲所登樓在何處？歷來有三說：一、在當陽縣城樓；二、在江陵；三、在麥城。今從荊州記第一種說法。

眺眷顧鞏縣、洛陽，其方向當然也在南方，故四首可同視為一貫。從潘岳三十三歲至三十八歲左右的數年內，連續二度外任河陽縣令及懷縣令，他所頻頻南顧而眷戀未已的地方，在地理空間上言之，其實是同屬司州一河之隔的京邑——洛陽，用他自己的詩來講：「室邇身實遠」，然而四首詩中一再顯現眷戀的、企慕的、失望的，甚至於被隔絕的焦躁情緒，實由於洛陽對作者而言，不僅是一個地理名詞，或舊遊之地而已，那裏是政治的核心地，王侯貴族麇居處，也是出身不高的「英俊」要力爭上游免於「沉下僚」的機會所繫的地方。故而自黃河北岸頻頻南顧，潘岳衷心眷戀的地方，與其說是他的家鄉，毋寧乃是與他的仕宦前途有密切關係的晉京洛陽才對。

返歸京邑的願望遲遲才實現。「懷舊賦」序曰：「余既有私艱，且尋役于外，不歷崇丘之山者，九年于茲矣。」永熙元年（二九〇）晉武帝崩。楊駿為太傅，辟潘岳為主簿。楊駿是武帝楊皇后之父，武帝崩後，攬權一時。返歸洛陽後的潘岳，果然迅速地在京邑找到了託攀的對象。但是，不久楊駿與賈后集團對立，終為楚王瑋所殺。潘岳僅以身免。^②在其後所作的「西征賦」中有句云：「匪擇木以棲集，鮮林焚而鳥存」，可謂道盡所託非人的悲哀與險境。

大約二年後，潘岳又攀依賈謐，為其文學集團「二十四友」之主要人物。晉書賈謐傳曰：「（謐）開閣延賓，海內輻湊，貴遊豪戚及浮競之徒，莫不盡禮事之，或著文稱美謐，以方賈誼。……」當時參與此貴遊集團者，除潘岳外，又有石崇、陸機、陸雲兄弟，乃至左思、劉琨諸士。前舉「南」字出現之後四例，便出潘岳在賈謐集團時所寫「為賈謐作贈陸機詩」共十一章內，可見其文才受重視之一斑。此詩採四言體，每章八句，

^② 潘岳在河陽令時，譙人公孫宏孤貧有才，岳待之甚厚。其後，宏為楚王瑋長史，專殺生之政，是以得免。

十一章共三五二字，以其篇幅長，此不擬抄錄，但摘要於下：首章自天地創始立言；二章上溯歷史，自神農至於六國；三章述秦漢至三國，而有「孫啓南吳」句；四章承三章曰「南吳伊何」，遂斥孫吳僭號稱王；五章始及於陸機，謂其生於海隅而名揚上京；六章述陸機應召北上，頌讚道：「英英朱鸞，來自南岡」；七章、八章均稱讚陸機入中原後仕宦於晉室；九章言陸機與賈謐交遊；十章致賈謐思念陸機之情；末章勉陸機崇德立功，以其南人北上，故稱「在南稱柑，度北則橙」。

由此可知，「爲賈謐作贈陸機詩」十一章中四見「南」字，皆指陸機所來自的吳國，與「河陽縣作」及「在懷縣作」中的「南」字所指有別。此兩組「南」字在潘岳詩中不但指不同的兩地，而且縈繞其間的情緒氛圍亦截然不同。對於較近的南方——洛陽，詩人表現了眷戀企慕、思歸不得的焦慮感，因為京邑與他的仕宦生活及前途期盼有十分密切的關係，故而那是一個充滿美好機會之可能性的地方。對於較遠處的南方——吳國，詩人表現了冷漠的，甚至於鄙夷的心態，此可自第四章中看出：

南吳依何，僭號稱王。大晉統天，仁風遐揚。僞孫銜璧，奉土歸疆。婉婉長離，凌江而翔。

其所以冷漠無所依戀，蓋就潘岳（或賈謐）而言，遙遠的吳地乃是陌生的他鄉。至其鄙夷之心態，則為中原人士居高臨下視江左吳越的地域觀念使然；當然，政治上的正朔之爭，也是詩中刻意貶抑南吳的一個主要原因。

潘岳集中又有「於賈謐坐講漢書」稱頌謐云：「治道在儒，弘儒由人。顯允曾侯，文質彬彬，筆下摛藻，席上敷珍。……」正可應證史籍謂當時文士「以文才降節事謐」、^{②⑧}「陷事賈謐」^{②⑨}之一斑。潘岳善為哀

^{②⑧} 語出晉書劉琨傳。

^{②⑨} 語出晉書石崇傳。

誄，著有「賈充誄」及充妻「宜城君誄」，^⑩ 更可見其與賈謐之間的密切關係。至其與石崇望塵而拜的故實每為後世所不齒，成為文人無行之代詞，而所著「金谷集作詩」之末二句「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人稱其為讖語，與石崇雙雙捲入當時政治權力的鬥爭漩渦中。賈謐既見殺，而二人亦不免於罹禍及身，終致夷三族之後果！

「閒居賦」序於回顧五十歲以前的宦運（引文見前）後慨嘆道：「雖通塞有遇，抑拙者之效也。」然而綜觀潘岳一生行迹，及其詩文中所呈現的心態，實不足以當一個拙者。他雖三度追隨顯貴，並無濟於晉階，一度且因楊駿而險遭牽連受害；最後依託賈謐門下，竟因而遭殺身滅族的下場，可謂「弄巧反拙」。不過，換一角度觀察，才高位卑、晉階無由，而不得不遊走權貴門下，乃不自覺地身陷政權鬥爭中而成為犧牲者，潘岳的遭遇未嘗不是時代陰影之下的一個悲劇。

三、

陸機（二六一～三〇三），字士衡，吳郡華亭（今上海市松江縣）^⑪ 人。在其樂府「吳趨行」有句：

屬城咸有士，吳邑最為多。八族未足侈，四姓實名家。

當時的南方四大世族：朱、張、顧、陸，為與北方王、謝、袁、荀、崔、盧、李、鄭等大姓相抗衡的豪門。陸機的祖父陸遜，為東吳的丞相，父親陸抗，為大司馬。從父陸凱為左丞相，從父陸喜累遷吏部尚書。復以孫、陸聯姻，^⑫ 故陸氏家族在吳國的地位、權勢與名望都極穩固崇高。而陸機

^⑩ 賈謐為賈充外孫（充少女賈午嫁與韓壽所生），以充無子，嗣繼之。故賈充妻郭槐即為謐義母。又郭槐初封宜城君，及其病篤，「占術謂不宜封廣城，乃改封宜城」（事詳晉書后妃傳、惠帝賈皇后傳）。

^⑪ 此古今地名對照引自金濤聲陸機集（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八二年版）頁一。

^⑫ 陸遜娶孫策（孫權兄）女。陸景（陸機兄）娶孫皓胞妹。事詳三國志，吳書卷五十八，陸遜、陸抗傳。

的母系張氏一族，則在吳地為知識分子的中堅。^{③③} 陸機先天稟承了南方優越的地位名譽及文化教養的背景。至於陸機本身，晉書本傳稱：「機身長七尺，其聲如鐘。少有異才，文章冠世。伏膺儒術，非禮不動。」足見其外表雖未如潘岳之以美姿儀著名，但昂藏七尺之軀，可謂堂堂男子漢，又少時亦以異才見稱於鄉黨，充分具備了出類拔萃的種種內外條件。

陸遜、陸抗為輔佐孫吳政權，確曾盡勞盡力，功勛彰明顯著。孫權對於中國東南地區吳國的開發是不容忽視的，但孫權死後，吳國內部的矛盾愈形劇烈，而孫皓行暴政，殺害大臣與宗族，吳之將亡，已有隱憂存焉。陸抗死於大司馬任，病重之際猶上疏殷殷建議以西陵為屬。

陸抗死亡時，陸機十四歲。與兄晏、景、玄（早卒）及弟雲分領其父兵，為牙門將。然而，正當陸機少年承襲祖蔭，思欲仿效先人創立功業時，東吳的國運卻漸趨於弱勢下坡。吳國既失忠勇之士陸抗，晉羊祜遂上疏請伐吳。^{③④} 羊祜卒，王濬、杜預又續上疏請伐吳。晉武帝司馬炎乃發兵攻吳。孫皓乞降於王濬軍，吳國遂亡滅。

吳滅亡時，陸機二十歲。兄晏、景皆死於戰役。既遭遇國破家亡之痛，陸機乃與弟陸雲退居華亭故里，閉門勤學，度過寂寞的十年。此十年鄉居，在政治上無所聞問，卻得以專心文學。著名的「辯亡論」便是此時期所寫，一說以為「文賦」及「擬古詩」十二首也是此時期之作。但「文賦」體製宏偉，思想成熟，恐非二十歲年少之作；^{③⑤} 而「擬古」之作也未必純屬模仿前人的習作。^{③⑥}

司馬氏統一天下後，頗徵南方之士北上。這或許是對於南土的安撫方

^{③③} 詳吳書卷五十二張昭、張承傳。陸機之母即為張承女。日人高橋和巳「陸機の傳記とその文學」（中國文學報，第十一冊，一九五九年版）頁一〇，亦言及。

^{③④} 詳晉書卷一武帝紀，卷三十四羊祜傳及胡三省通鑑注。

^{③⑤} 詳見姜亮夫「晉陸平原先生機年譜」（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七八年版）頁三六。

^{③⑥} 詳見拙著「陸機的擬古詩」（收入「中文學論叢」）頁一二三～一五八。

法，同時也未嘗不是廣徵人才之途。武帝太康四年（二八三），陸喜（機從父）等十五人應詔北上，仕於晉室。^{③⑦}

晉武帝太康十年（二八九），陸機二十九歲，與弟雲及顧榮先後北上入洛，時人號為「三俊」。^{③⑧}陸氏兄弟既至洛陽後，張華見之，如舊相識，曰：「伐吳之役，利獲『二俊』。」^{③⑨}張華正是當年力主伐吳之人，又為中原文壇的領袖人物，但他本身卻是寒門出身，而陸氏兄弟雖是吳國世族的後裔，以亡國之臣而北上，初於中原並無憑依，故張華乃廣為之推薦於洛陽諸公。從晉書及其他史料所記載的文字可知，到洛之初，陸機所見的中原人士有王濟（太平御覽八六一）、劉道真（世說新語簡傲篇）、盧志（世說新語方正篇）、荀鳴鶴（世說新語排調篇）等。陸機的才華雖頗見重於洛陽諸公之間，但礙於偏狹之地域觀念及南北人相輕，^{④①}入洛之初實亦頗受到中原人士的譏諷與輕蔑。此事後文將及，此暫不敘。

陸機既以才華受北方諸士矚目，而他的父祖皆是積極進取有功之士，故而在思想上似亦稟承此用世之傳統。其「與弟清河雲詩十章」之三有句：「昔予翼考，惟斯伊撫。今予小子，繆尋末緒。」可見其欲追隨陸抗後塵的志向。又有「百年歌十首」，歌詠男子人生自少到老的十個階段，其中段寫三十歲至六十歲曰：「三十時，行成名立有令聞，力可扛鼎志干雲。……四十時，體力克壯志方剛，跨州越郡還帝鄉，出入承明擁大璫。……五十時，荷旄仗節鎮邦家，鼓鐘嘈囀趙女歌。……六十時，年亦耆艾業亦隆，驂駕四牡入紫宮。……」這種及時運功立名，享年老後之隆業的

③⑦ 事詳晉書卷五十四陸喜傳。

③⑧ 見晉書卷六十八顧榮傳。

③⑨ 見晉書卷五十四陸機本傳。

④① 詳「許世瑛先生論文集」三（弘道文化事業有限公司，一九七四年版）頁八〇六～七。又見日人越智重明「魏晉南朝の人と社會」（研文出版，一九八五年版）頁八二。

積極入世的人生觀，顯然是陸機直言不諱的意願。故而入洛後，進入仕途乃是必然之趨勢。然而，當時司馬氏雖統一了天下，陸氏兄弟於太康之末入洛，晉室朝廷內部正值權力鬥爭開始之時，便也註定了像其他一些文士一般，不免於捲入政治亂流的漩渦內了。茲將陸機二十九歲入洛以後所經歷的仕宦軌跡簡記如下：

三十歲，太傅楊駿辟爲祭酒。此是陸機初仕晉室官職。但翌年駿爲賈后所誅，從此楊氏一族沒落而賈氏得勢；賈謐尤其權傾一世，取代楊駿昔日之地位。以謐爲中心的文學集團網羅了當時著名的文士，陸氏兄弟以南人北上之背景，亦因爲才華獲得肯定而雙雙參與其「二十四友」。

三十一歲，徵爲太子（愍懷太子）洗馬。翌年，改中書著作隸秘書。又一年，復太子洗馬職。

三十四歲，吳王晏出鎮淮南。陸機與弟同拜郎中令。

三十六歲，入爲尚書中兵郎，轉殿中郎。

三十八歲，出補著作郎。

四十歲，賈后誣愍懷太子爲逆，旋使黃門孫慮弑之。趙王倫廢賈后，殺賈謐。謐之黨羽數十人皆伏誅，有張華、石崇、潘岳等。其後，趙王弑賈后而輔政，以陸機豫誅賈謐有功，賜爵關中侯。

四十一歲，趙王倫將篡位，以陸機爲中書郎。其後，齊王冏、成都王穎、河間王顥共討倫。迎惠帝，殺趙王。陸機因任趙王倫中書職，疑九錫文及禪文爲其所作，收付廷尉；賴成都王穎及吳王晏救理，機亦上表於齊王及吳王，乃得減死罪，徙邊，遇赦而止。其時中國多故，顧榮等勸機還吳，然未從。成都王穎以機參大將軍軍事。^④

四十二歲，成都王穎表爲平原內史。

^④ 姜譜曰：「參大將軍軍事，即參軍也。」（頁八八）。

四十三歲，河間王顥、成都王穎舉兵伐長沙王乂。以陸機爲前將軍前鋒都督。督北中郎將王粹、冠軍將軍牽秀、中護軍石超等軍二十餘萬，南向洛陽。惠帝以長沙王乂爲大都督，禦之。既戰，陸機軍大敗。成都王穎寵宦孟玖，及其弟超誣告之，遂遇害於軍中，夷三族。

今日可見的陸機詩篇，比潘岳作品多出近三倍的數量，而陸詩中出現「南」字的篇數亦較潘詩爲多。但陸詩的「南」字，除少數例外，皆指向其故鄉——吳地，而且其中又以入洛初所作者居多。陸機二十九歲時與弟雲及顧榮入洛，其「與弟清河雲詩十章」序曰：「余弱年夙孤，與弟士龍銜卹喪庭，續忝末緒，會逼王命，墨經卽戎，時並繁髮，悼心告別。……」可知陸氏兄弟之北上洛陽，乃逼於王命，非出自本意，有其不得已之苦衷；此蓋卽張華以爲「利獲二俊」之道理。當時有「赴洛道中二首」，其一：

總轡登長路，嗚咽辭密親。借問子何之？世網嬰我身。

永歎遵北渚，遺思結南津。行行遂已遠，野途曠無人。

山澤紛紆餘，林薄杳阡眠。虎嘯深谷底，鷄鳴高樹巔。

哀風中夜流，孤獸更我前。悲情觸物感，沉思鬱纏綿。

佇立望故鄉，顧影悽自憐。

篇首四句顯示辭別親人心懷悲悽踏上長途之旨。陸抗於機十四歲時病歿，而二十歲之年，王濬領兵攻吳，二兄晏、景均見殺，故此處所謂「密親」，蓋指其母張氏，及其妻兒諸親人。潘岳的詩文中頗見妻子兒女的家庭親情，但陸集中則除父祖與兄弟情外，甚少及於其餘家人，故無法推斷「密親」是否包括妻子兒女？不過，從他爲同入洛之吳人顧榮所寫「爲顧彥先贈婦詩二首」中有「辭家遠行遊」、「東南有思婦」、「遊宦久不歸」等句，知顧榮入洛，妻子並未隨行，則或者陸氏兄弟初北上，亦有留別妻子「密親」在家鄉之可能性。

此詩三句以下全在寫離家思鄉的愁緒。自吳地赴洛陽，是由東南而西北行，所渡之水殆指長江而言，故稱「永歎遶北渚，遺思結南津」。對「逼於王命」離鄉別親北上的陸機而言，渡江而北即意味具體的離開本根之所在，但身雖離而心留戀，即所謂心思鬱結於江水的南津——吳郡華亭，寫出當時處境的無可奈何。

其後的十句，藉沿途見聞的景象，以充滿寂寞、悲哀、不安、恐懼的多種感情，道出詩人去家漸行漸遠，前赴曾經是吳國仇敵之地——晉京的心境。對二十九歲的陸機言之，一種前途未卜的緊張感，亦可能成為增加他對於自己生長之地更為依戀不忍離開的因素，所以詩末「佇立望故鄉，顧影悽自憐」，從江水的北岸南望，向故鄉投以最後一瞥，自然難免於淒涼孤獨之嘆息了。

「赴洛道中二首」之二的詩中雖未出現「南」字，其內容情調則大體與第一首相似，皆以景寓情，寫去鄉者的悲懷。其中「夕息抱影寐，朝徂銜思往」、「撫枕不能寐，振衣獨長想」等句，頗能道出「逼於王命」的無奈，以及留故鄉於後的依戀。

至於「赴太子洗馬時作詩」（此題據逯欽立考證，他本或作「赴洛詩」）^④蓋為陸機至洛陽後二年，即三十一歲徵為太子洗馬時所作。不過，全篇仍在追敘自吳赴洛所見之景物與所興之情緒，與「赴洛道中作二首」之一極近似，可以合讀印證：

希世無高符，營道無烈心。靖端肅有命，假轍越江潭。
親友贈予邁，揮淚廣川陰。撫膺解攜手，永歎結遺音。
無迹有所匿，寂寞聲必沈。肆目眇不及，緬然若雙潛。
南望泣玄渚，北邁涉長林。谷風拂修薄，油雲翳高岑。

^④ 文選注引集云：「此篇赴太子洗馬時作。下篇云，東宮作，而此同云赴洛，誤也。」

臺臺孤獸騁，嚶嚶思鳥吟。感物戀堂室，離思一何深。

佇立慨我歎，寤寐涕盈衿。惜無懷歸志，辛苦誰爲心！

起首二句，郝立權注云：「言見用於世，既無高位，而營治道儒，亦無此猛烈之心志也。」^{④③} 陸機二十歲之年，祖國爲晉所滅，兄二人並遇害，乃與弟雲退居舊里，閉門勤學。二十九歲時，逼於王命，不得不結束隱居生活，北上赴洛，未幾而仕爲太子洗馬。仕既無高位，又不能遂其不仕之志，二句道盡了亡國遺臣的悲哀。三句以下是追憶當初去鄉別親友、北上赴洛陽的情景。其情其景，與前引「赴洛道中作二首」之一完全一致，無怪乎文選以下多題爲「赴洛」。「南望泣玄渚，北邁涉長林」卽類前詩中的「永歎遵北渚，遺思結南津」。都在寫既渡江之後，眷戀回顧南方吳國的悲苦心情，故二詩中所出現的兩個「南」字，所指的地理空間皆是其故鄉——吳郡華亭。至於末二句「惜無懷歸志，辛苦誰爲心」，則是指己身既已仕晉，乃不得有懷歸之自由，此種羈旅辛苦之心，誰堪任之？於是亡國者無奈之情迴盪其間矣。

這種身嬰世網、遠遊宦而有家歸不得的悲嘆，遂構成陸機入洛後許多詩文的主調。在「東宮作詩」（此詩寫作時間當與「赴太子洗馬時作」接近，而各本亦多題爲「赴洛詩二首」之二）卽可以明顯地看到：

羈旅遠遊宦，託身承華側。撫劍遵銅輦，振纓盡祇肅。

歲月一何易，寒暑忽已革。載離多悲心，感物情淒惻。

慷慨遺安豫，永歎廢寢食。思樂樂難誘，曰歸歸未克。

憂苦欲何爲，纏綿胸與臆。仰瞻凌霄鳥，羨爾歸飛翼。

陸機洛陽記佚文有一條：「太子宮在大宮東，薄室門外，中有承華門。」^{④④} 又晉書職官志：「（太子）洗馬八人，職如謁者秘書，掌圖籍。

^{④③} 見「陸士衡詩注」（藝文印書館，一九七一年版）頁一〇一。

^{④④} 隋書經籍志：「洛陽記卷，陸機撰。」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通志藝文略，同。此條引自文選卷二十四陸機「贈馮文熊遷斥丘令」注引。

釋奠講經則掌其事，出則直者前驅，導威儀。」此詩前四句所寫正是太子洗馬的職象，而從所稱「歲月一何易，寒暑忽已革」可知，作詩時，陸機到洛陽已有年，由於職務在身，雖思故鄉而欲歸不可得，故有「曰歸歸未克」之嘆，終而轉覺己身不如凌霄之鳥，羨慕鳥且可以振翼（南翔）飛回故鄉舊巢。在此，作者雖未明寫鳥飛的方向，但自全篇所顯示的離思別緒推斷，所以令其廢寢忘食樂難誘的地方，當然是指在洛陽南方遙遠的吳郡無疑。

除以上四篇直抒思鄉之作外，集中又有「爲顧彥先贈婦詩」二首。顧榮，字彥先，晉書卷六十八有傳。榮祖雍，爲吳丞相；父穆，爲宜都太守。榮機神朗悟，弱冠仕吳，爲黃門侍郎、太子輔義都尉。吳平與陸氏兄弟同入洛仕晉。以處境與陸機相似，所以陸機代作的兩首詩，頗能夠宛轉傳達詩人自己的情愫。茲錄二詩於後：

辭家遠行遊，悠悠三千里。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爲緇。
 循身悼憂苦，感念同懷子。隆思亂心曲，沈歎滯不起。
 歎沈難尅興，心亂誰爲理。願假歸鴻翼，翻飛浙江汜。（一）
 東南有思婦，長歎充幽闥。借問歎何爲？佳人渺天末。
 遊宦久不歸，山川修且濶。形影參商乖，音息曠不達。
 離合非有常，譬彼絃與筈。願保金石軀，慰妾長飢渴。（二）

前後二詩中所強調的地點：「京洛」與「浙江」（又稱富春江或錢塘江）——吳地之代稱，之間「悠悠三千里」的距離，以及顧榮「辭家遠行遊」、「遊宦久不歸」令其妻——「東南有思婦」，幽闥長嘆的哀苦。前首以顧榮之口吻詠出；後首以顧妻之語氣賦之。二詩中瀰漫的離思，由思故鄉而念妻子，呈現遊宦者心底的沈深苦衷。如果前文所假設的「密親」（赴洛道中二首之一）曾經或一時也包含其妻子在內的話，則代顧榮所詠的此二首詩便也可視爲正寫出了陸機自己的心境；或者可以說，陸機是藉

由代友賦詩的方式，巧妙地傳達了他自己的心聲。

這種對於南方的不斷回顧，一者固然是思鄉思親情切，再者也呈現出南人北上之際的地域觀念。晉書本傳記載陸機入洛之初的遭遇有二段文字，其一曰：

嘗詣侍中王濟，濟指羊酪謂機曰：「卿吳中何以敵此？」答云：「千里蓴羹，未下鹽豉。」時人稱爲名對。

此乃是就南北人飲食習慣互異所設的對話。陸機才思敏捷，在此充分表現，致有如此名對；實則其間又透露中原人士對於初次北上的吳地亡國遺臣的一種地域性歧視心態。世說新語簡傲篇另有一段類似記載：

陸士衡初入洛，咨張公所宜詣；劉道真是其一。陸既往，劉尚在哀制中，性嗜酒，禮畢，初無他言，唯問：「東吳有長柄壺盧，卿得種來不？」陸氏兄弟殊失望，乃悔往。

陸氏兄弟以南方之才俊，而劉道真與之初見，一不及於稍有文化品味之內容，但言長柄壺盧，正是中原人士故意蔑視其所自來地的表現。陸氏兄弟當時聞語，恐怕不僅失望而已，胸中必然有難言之憤懣罷。故而晉書本傳另一段所記，乃爲陸機之反應：

范陽盧志於衆中問機曰：「陸遜、陸抗於君近遠？」機曰：「如君於盧毓、盧瑋。」志默然。既起，雲謂機曰：「殊邦遐遠，容不相悉，何至於此？」機曰：「我父祖名播四海，寧不知邪！」

古人重視避諱，盧志面斥陸氏兄弟父祖之名，是故意侮慢二人，爲人情所不能忍。陸雲的畏葸，固爲亡國遺臣處中原衆人間的無可奈何表現；但陸機以直斥盧父祖反唇相譏，卻表現了一種忍無可忍的心態，同時也證明了其人剛烈自尊的個性。

當時南北人士互相對立，心中存有芥蒂，固然是畛域觀念使然，而晉朝中原人對於吳地之士尤不懷好感，則又與晉之完成統一天下的過程也應

有關係。蜀漢在炎興元年（二六三）結束，曹魏在咸熙二年（二六五）爲司馬炎所篡，而孫吳則又過了十五年，於天紀四年（二八〇）才爲司馬炎的大軍敗滅。中原人士對於頑強抗拒一統的吳人，自不免多一份厭惡。這種情況，可自棗據的「雜詩」見到：

吳寇未殄滅，亂象侵邊疆。天子命上宰，作蕃於漢陽。

開國建元士，玉帛聘賢良。予非荆山璞，謬登和氏場。

羊質服虎文，燕翼假鳳翔。既懼非所任，怨彼南路長。

千里既悠邈，路次限關梁。僕夫罷遠涉，車馬困山岡。

深谷下無底，高巖暨穹蒼。豐草停滋潤，霧露沾衣裳。

玄林結陰氣，不風自寒冷。顧瞻情感切，惻愴心哀傷。

士生則懸弧，有事在四方。安得恆逍遙，端坐守閨房。

引義割外情，內感實難忘。

棗據，潁川長社人。賈充伐吳，請爲從事中郎。此詩當是其時所作。寫征役之苦，頗有曹操「苦寒行」風格，爲太康詩壇鮮見的豪邁篇章。首二句「吳寇未殄滅，亂象侵邊疆」正寫晉朝統一天下前遭遇東吳頑強的抵抗。而「怨彼南路長」，征夫們千里迢迢含辛茹苦南下役戰的愁怨與敵視心態，自與由吳地北上的陸機回望故鄉南方的眷戀心境是迥異其趣的。在「答張士然」詩中，陸機有句：「余固水鄉士，摠轡臨清淵。戚戚多遠念，行行遂成篇」，便是這一份對於南方的強烈的認同，使陸機始終能夠昂首自尊地對中原之士誇稱「千里蓴羹，未下鹽豉」。即使在中原客居有時，陸機維護所自來的南方意識仍絲毫沒有減卻。

大約在入洛數年後，陸氏兄弟加入了賈謐的文學集團「二十四友」。在衆多中原一時之選的文彥中，陸氏兄弟能夠獲得賈謐青睞，毋寧是十分光榮之事。賈謐嘗令二十四友之首的潘岳代作詩贈陸機，而機亦有「答賈謐詩十一章」作於元康六年（二九二）三十六歲之時。贈詩中，潘岳之筆

調於典雅中頗帶中原本土意識，指稱南方之吳國時，甚有居高臨下之姿態，已見於前文舉證。對於如此具有侮蔑性的口吻，陸機的答詩則不卑不亢，保持東吳遺臣的尊嚴。贈詩第四章中稱「南吳伊何，僭號稱王」，陸機答詩云：

爰茲有魏，卽宮天邑。吳實龍飛，劉亦岳立。干戈載揚，俎豆載戢。民勞師興，國玩凱入。（十一章之四）

贈詩以「僭號」抑之，機答以三國鼎立之史實，並以「吳實龍飛」抗之。頗見針鋒相對，不以亡國遺臣屈居人下之傲骨。至於贈詩末章，潘岳代賈謐頌讚陸機個人的才華之餘，仍不免於畛域之見，以「在南稱柑，度北則橙。崇子鋒穎，不頽不崩」勉之。此係沿用淮南子：「江南橘，樹之江北而化爲橙」典故。陸機以南人北上仕晉，故引木以爲誠。對此，陸機答詩則云：

惟漢有木，曾不踰境。惟南有金，萬邦作詠。民之胥好，狷狂厲聖。儀形在昔，予聞子命。

毛詩「大路南金」。木度北而變質，故不可以踰境，惟金百鍊而不銷，故萬邦作詠。贈詩誠之以木，答詩自勗以金。來往之間，頗見攻守。這種對於自己根源之土地的肯定與懸念，復又以父祖爲吳國重臣，乃成爲陸機以身爲亡國遺臣赴中原，而始終以南方爲榮，並且形諸篇章爲基調的原因所在。同樣在三十六歲之年（此從姜亮夫說），陸機有一首「與弟清河雲詩十章」並序，稱道先人，其首章曰：

於穆予宗，稟精東嶽。誕育祖考，造我南國；南國克靖，實繇洪績。惟帝念功，載繁其錫；其錫惟何，玄冕袞衣。金石假樂，旄鉞授威。匪威是信，稱丕遠德。奕世台衡，扶帝紫極。

對此贈詩，陸雲亦有答作「伊我世族，太極降精」云云。可見兄弟二人雖皆以身仕宦於晉朝，但互相勉勵提醒，無時或忘南方的祖國。

元康四年（二九四）陸機三十四歲時，與弟陸雲俱爲吳王晏郎中令。當時司馬晏出鎮淮南。晏才不及中人，而職在外藩，既輕且遠，何以機、雲兄弟駢而俱往？潘岳爲賈謐贈機詩的第七章有句：「藩岳作鎮，輔我京室，旋反桑梓，帝弟作弼。」可見兄弟二人不惜左宦追隨吳王，正因淮南近吳，欲藉此作歸省之計。不過，在淮南二年，只有陸雲成行，陸機可能因事牽累而未得南歸。至元康六年（二九六）又失一良機，遂有「思歸賦」記其遺憾：

余牽役京室，去家四載，^④以元康六年冬取急歸。而羌虜作亂，王師外征，職典中兵，與聞軍政。懼兵革未息，宿願有違，懷歸之思，憤而成篇。

節運代序，四時相推。寒風肅殺，白露霑衣。嗟行邁之彌留，感時逝而懷悲。彼離思之在人，恆戚戚而無歡。悲緣情以自誘，憂觸物而生端。晝輟食而發憤，宵假寐而興言。羨歸鴻以矯首，挹谷風而如蘭。……

賦與序文中對於家鄉的思念之切，與當初離鄉赴洛時的悲慨並無二致，故內涵語調亦與「赴洛道中」及「赴太子洗馬時作」等完全相同。思歸未克，徒令其懷念鄉土。此外又有「懷土賦」並序：

余去家漸久，壤土彌篤。方思之殷，何物不感？曲街委巷，罔不興詠；水泉草木，咸足悲焉。故述斯賦。

背故都之沃衍，適新邑之丘墟。遵黃川以葺宇，被蒼林而卜居。悼孤生之已晏，恨親沒之何速。排虛房而永念，想遺塵其如玉。眇餘邈而莫覯，徒佇立其焉屬。……伊命駕之徒勤，慘歸途之良難。愍栖鳥於南枝，吊離禽於別山。念庭樹以悟懷，憶路草而解顏。甘董

^④ 此「四」字疑爲「六」字之誤。詳見姜譜，頁六八。

荼於飴芘，緯蕭艾其如蘭。神何寢而不夢，形何興而不言。

序文開始便直言不諱暢抒其「去家漸久，懷土彌篤」之真情，而賦內更一度使用屢見於詩中的「南」字。南方之於陸機，實具有十分甜美的意義，故而無論曲街委巷、水泉草木，無不令他夢寐難忘、倍覺可愛。

當然，南方之可愛，不僅因為山川草木水泉街巷，乃是因為桑梓親人故舊所在的緣故，所以另有一篇「思親賦」，其起首四句曰：

悲桑梓之悠曠，愧蒸嘗之弗營。指南雲以寄款，望歸風而效誠。

.....

這種頻頻南顧，懷土思歸而未克，與陸機北上仕宦後公務在身，實有密切的關係，故其「贈從兄車騎」^{④6}曰：

孤獸思故藪，離鳥悲舊林。翩翩游宦子，辛苦誰為心。

髣髴谷水陽，婉孌崑山陰。營魄懷茲土，精爽若飛沉。

寤寐靡安豫，願言思所欽。感彼歸塗艱，使我怨慕深。

安得忘歸草，言樹背與襟。斯言豈虛作，思鳥有悲音。

詩中以孤獸、離鳥尚且悲思故藪舊林，愈加烘托遊宦者懷土之心。毛詩有句：「焉得萱草，言樹之背。」此則將忘憂草巧妙地轉換為「忘歸草」，遂令作者的憂思怨慕之情明白而單純地指向思鄉一途。而詩中「翩翩游宦子，辛苦誰為心」二句遂亦與安得忘歸草緊密聯結，成為陸機詩中另一種十分具有特色的低沉基調，便亦反覆出現。下面試舉其彰明顯著之例句若干：

羈旅遠遊宦，託身承華側。（東宮作詩）

翩翩游宦子，辛苦誰為心。（贈從兄車騎）

如何耽時寵，遊宦忘歸寧。（為陸思遠婦作）

④6 陸曄，字士光。晉書卷七十七有傳。郝立權注以為曄、機二人同年（見陸士衡詩注，頁一一八）。陸曄當時已致仕，退居鄉里，車騎為其死後追贈之官位。題或係後人所加。

遊宦久不歸，山川修且濶。（爲顧彥先贈婦二首之一）

遊宦會無成，離思難常守。（擬明月何皎皎）

由於陸機個人之親身體驗，羈旅遊宦成爲他曰歸歸未克的主因，集中無論寫己代詠，往往大量使用「遊宦」、「羈旅」、「行遊」以及種種暗示思戀鄉曲之詞，故而梁代詩人江淹的擬古體「雜詩」三十首之十二便取「陸平原機羈宦」爲題，寫成一首詩：

儲后降嘉命，恩紀被微身。明發眷桑梓，永歎懷密親。
流念辭南澨，銜怨別西津。驅馬遵淮泗，旦夕見梁陳。
服義追上列，矯迹廁宮臣。朱轂威髦士，長纓皆俊民。
契濶承華內，綢繆踰歲年。日暮聊總駕，逍遙觀洛川。
殂歿多拱木，宿草凌寒煙。遊子易感慨，躑躅還自憐。
願言寄三鳥，離思非徒然。

此作不僅掌握陸詩兩大特色——遊宦與離思，更使用本文所強調的方向——「南」澨。

陸機北上後至其遇害的十數年間，一度不惜左宦，與弟陸雲同入吳王幕下，求償歸省之願，卻因公務纏身而未能遂志，此誠爲其後半生之一大憾事。晉書本傳載：

初機有駿犬，名曰黃耳，甚愛之。既而羈寓京師，久無家問，笑語犬曰：「我家絕無書信，汝能齎書取消息不？」犬搖尾作聲。機乃爲書，以竹筒盛之而繫其頸。犬尋路南走，遂至其家，得報還洛。其後因以爲常。

洛陽與華亭之間，不僅路途迢遙，且其間山川阻絕，此段文字顯係無稽之傳說。但也顯然由於陸機的行迹詩章處處表現濃郁的羈宦鄉愁，故而有此種附會產生之可能。這一點應是可以理會的。晉書本傳於黃犬傳說之後又載：

時中國多難，顧榮、戴若思等咸勸機還吳。機負其才望，而志匡世難，故不從。

顧榮昔年雖與陸氏兄弟同爲晉室所羅致北上，但其人甚機警。齊王冏召爲大司馬主簿，因見冏擅權驕恣，恐連累及禍，而終日昏酣，不綜府事；及冏誅，榮果能免於難。其後雖輾轉長沙王乂、成都王穎幕下。終以世亂不應徵而還歸於吳地，躲避中原之政治紛亂。

至於陸機何以未如顧榮之及時隱退而留居中原？在此擬略做探析。

陸機二十歲時身遭國破家亡之痛，曾退居舊里著「辯亡論」以析論吳所以興亡，並及於其父祖的功業。論者或以之與賈誼「過秦論」相提並論；但事實上，陸文遠遜於賈論之宏觀，較欠缺客觀實證性的歷史論，而充滿了一個亡國者對於過去的光榮的沈痛依戀，以及對於其先人的崇拜，毋寧乃是一篇較爲情緒化的論著。不過，也正因爲這樣的特色，而充分反映了陸機對於其祖國那一份深刻的愛，以及對於身爲吳國重臣之後的一份榮譽感。這樣的深情，實爲造成陸機入洛之際的依戀不忍離，以及面對中原人士故意的侮慢，以亡國遺臣而毫不退讓，與衆舌戰自重的心理基礎；即使入仕晉朝廷有年，這樣的自尊心依然未減，這可以從前引的「與弟清河雲詩十章」，以及「答賈謐詩十一章」中得證。

不過，相對於這種濃郁的南方意識，北上仕晉後的陸機內心，則另有一種積極仕進的欲望，而其個人的才識，與南方貴胄的優厚條件，也令他得以自中原的文化圈而相當自然地切入政治界；並且像當時的一些文士一般，隨著朝廷周圍的諸王權力傾軋而不得不流轉周旋於北方的貴族王侯之間。從最初在太傅楊駿之下爲祭酒；駿誅後，改仕太子洗馬；其後又入賈謐「二十四友」的貴遊文學集團中，他經歷了在楊氏與賈氏二大外戚之間的擺盪。不過，陸機與賈謐的關係似未如潘岳與賈謐接近。他一度入吳王幕下以求遂其還鄉之志，其後又追隨趙王倫；趙王倫圖篡位失敗後，又入

成都王穎幕下。十數年之間，頗見其宦海浮沉流盪的痕跡。當時「王室多故，禍難薦有」（陸機「至洛與成都王牋」語），他雖非政爭的主腦人物，卻也因屢附幕僚地位，而難免於牽連受到險困。

永寧元年（三〇一）四十一歲時，趙王倫失勢見殺，陸機幸賴吳王晏、成都王穎救理而倖免於死。有一首「園葵詩」以象徵筆調言及其事：

種葵北園中，葵生鬱萋萋。朝榮東北傾，夕穎西南晞。

零落垂鮮澤，朗月耀其輝。時逝柔風戢，歲暮商飈飛。

曾雲無溫液，嚴霜有凝威。幸蒙高墉德，玄景蔭素蕤。

豐條並春盛，落葉後秋衰。慶彼晚雕福，忘此孤生悲。

被移植於北園中的葵，居然萋萋鬱成。顯然首二句是作者自況：以南方之士而移居來北（前引潘岳代賈謐作贈詩正有「在南稱柑，度北則橙」句），但朝夕霜露，節候變改，時往事易，如葵之在北園，陸機處北土，亦不免於周遭政治風暴的侵襲。此度齊王冏等人疑趙王倫之篡位，陸機職在中書，其九錫文及禪文難脫參與之嫌而收付廷尉，倘非成都王穎救理，恐怕命已凋落，故末段充滿對於穎救己之恩德的感激情意。文選「齊故安陸昭王碑文」注引陸機「謝成都王牋」，⁴⁷今只存二語：「慶雲惠露，止於落葉」，與此合觀，更可見其心境。詩中道盡了亂世死裏逃生的悲辛與恐懼。雖云當時許多士人亦捲入此政治危機與恐怖中，而以陸機特殊的出身背景，其漂泊不安，或者有更深一層的感慨罷。

其後，因感恩而入成都王穎幕下，獲見重而參大將軍軍事，表為平原內史。太安二年（三〇三），成都王與河間王顥起兵討長沙王乂，以陸機為後將軍河北大都督，統帥二十餘萬軍。陸機一度以「三世為將，道家所忌」而辭退，但成都王許之以功成事定後「爵為郡公，位以臺司」。這

⁴⁷ 見文選卷五十九。

樣的期許，或者正吻合其「烈士赴節於當年」（演連珠五十首之十四）、「跨州越郡還帝鄉，出入承明擁大璫」（百年歌十首之四）的素志。

事實上，陸機入中原之後，以此時期為最得志，但以吳人仕晉而統帥二十餘萬大軍，麾下的中原人士心有不甘是可以預料的。王粹、牽秀等人，果然皆有怨懟。成都王左長史盧志，正是當年侮陸機於衆坐反而自取其辱者，言於穎：陸機自比管、樂。而宦人孟玖弟孟超在陸機麾下為小都督。玖、超兄弟因往時薦其父為邯鄲令，受阻於陸雲，故銜恨於心，未戰而故意縱兵大肆掠奪。陸機為整軍紀，錄其主謀者。未料，孟超親領武裝部隊百餘騎，直入陸機麾下追回所錄部下，又面斥道：「貉奴能作督不！」且又誣告陸機將反。及戰，孟超不聽指揮，輕兵獨進而歿。孟玖疑弟為陸機所殺，遂譖陸機有異志。所謂「三人成虎」，成都王穎終於大怒，使牽秀收殺陸機。陸機脫去戎服，著白衾，從容赴死，對牽秀曰：「自吳朝傾覆，吾兄弟宗族蒙國重恩，入侍帷幄，出剖符竹。成都命吾以重任，辭不獲已。今日受誅，豈非命也！」又嘆道：「華亭鶴唳，豈可復聞乎！」遂遇害於軍中，時年四十三，正是生命如日中天之壯歲。二子及弟雲一族亦均見殺。

「貉奴」是南北人相輕，北人詬罵南人的稱呼。陸機二十九歲時因其才華及世胄家庭背景而受邀北上，十餘年內，以一介「出自敵國」（「謝平原內史表」語）的吳人而處中原政局紛亂之際，能輾轉諸王間，居然統領二十餘萬大軍，亦誠屬不易。不過，雖受賞識於張華、成都王等人；畢竟在衆多北人心中，他那「貉奴」的背景仍無法消匿殆盡。而才高性傲，自難免於遭人嫉恨，宜其受誣遇害！但是臨終所嘆「命也」云云，未必是其唯一可行之途。即以同為北上仕晉之顧榮為例，由於能警惕自身處境，在齊王冏下時，佯裝昏酣，不綜府事，而免於連累受難；復能洞察時局，及時退引南歸，得以保全其身。至於陸機，非不敏悟，但較諸顧榮，對於

功名事業，畢竟多一份眷戀；南方之故鄉雖寤寐不忘，究非成大功立大業之場所，致留居中原，身陷權力爭鬥之中心，終於遇害他鄉！如此看來，命運還是自我抉擇的結果，並非全不可抗拒的超然巨大力量。

在陸機的詩文中，「南方」係指與中原山川遙隔、蓴羹味美的水土之鄉——吳國，而「吳實龍飛」、「惟南有金」，他始終以東吳世胄之後裔為榮。然而吳既亡滅，男兒欲建「跨州越郡」的功業，政治權力邊陲的故鄉卻不是適宜有志者居留的地方。事業功名的嚮往，遂令「南方」徒然成為陸機後半生精神上一種既甜美又悲辛的浪漫情懷所繫之地；事實上，他的行跡一直與心願背道而馳。於是，故鄉乃成為詩人日夜懸念的美麗的地理空間；「南」字便也成為既美麗又哀愁的字彙，反覆地出現在其詩章裏。

四、

以上，分別析論了潘岳與陸機詩中關於「南」字，以及與其相關之詞彙，從實際的探討結果得知，二人雖頻仍使用「南」字，顯示對於「南方」的特殊依戀之情，事實上，潘、陸二人所指的「南方」，以及其所以依戀「南方」的心態，卻是同中有異的。

潘岳的詩中出現「南」字最多，並且對於「南方」最具強烈意識的時期，約當其三十三歲至三十八歲的數年期間，任職河陽縣令及懷縣令時期。美姿儀而才高的潘岳，其個人雖具備仕進的優越條件，奈何在講究門第出身的當時，他所欠缺的是高貴的家庭背景，故而不得不遊走顯貴之間，求取有力的託附。然而，政治的風向有時難以逆料，弄巧成拙亦往往難免。與年少時代的鄉黨美譽相比，成年步入仕途之後的潘岳，其文才反而引來衆人之嫉嫌，不得不栖遲十年。復出之後，又因朋黨對立，而外調於黃河北岸，連續兩度出任地方官吏。對於三十餘歲的青年而言，這樣壓

抑的宦途困躓，毋寧是難堪而令其憤懣不平的。這期間，潘岳寫下四首詩，以及若干文章，頻頻南顧，顯現了他對於「南方」的濃烈的眷戀之情。他所稱的「南方」，在文字上看來似乎山河遼遠，實則在地理空間言之，是一河之隔的洛陽。雖然，潘岳的家鄉鞏縣也在黃河南岸，但對於熱衷功名的詩人而言，鞏縣在其心目中遠不及洛陽意義重大；因為洛陽是出身微寒的他所賴以攀附的王侯顯貴麇集之地，洛陽才是他衷心切盼的希望所繫之城邑。

陸機二十九歲自吳國北上中原後，他的詩章內便屢屢出現「南」字。在陸機的詩裏，除了極少數一般方位的泛指之外，^{④⑧}其所指稱者均是長江下游的故鄉——吳郡華亭。不同於潘詩中黃河芒山之外較近的南方——洛陽；陸詩中的南方，是真正距離中原晉京十分遼遠的東南方水鄉之土。儘管那個遼遠的南方在中原人士的心目中是一個生活習尚迥異，稱為「貉奴」者所居之地，而在陸機的心底，卻是曲街委巷、水泉草木，寢食難忘之處。潘岳代賈謐作詩贈與陸機，曾以中原人士的高姿態鄙夷地指稱「南吳伊何」，陸機則抗之以「吳實龍飛」，表現了國雖亡而國格與人格俱不容侮的傲骨。然而，南方的吳地誠可眷戀，畢竟偏遠，不是建功立業的政治舞臺中心。陸機的後半生雖頻頻回顧南方，終究選擇了耽宦而不歸之途。

潘岳與陸機二家詩中所指的南方，在實質上既有遠近及內涵之分別，而彼二人之南方意識亦不盡相同。以潘岳而言，當其稱「南」時，係外調地方官吏微職之際，故而由黃河北岸登城南望，對於南岸的洛陽是既眷戀企慕，又難克制焦慮躁急心情的。至於由吳國迢遞北上入洛的陸機，始則

④⑧ 例如「南歸憩永安，北邁頓承明」（於承明作與第士龍詩）、「昔與二三子，游息承華南」（贈馮文熊）、「牽牛西北迴，織女東南顧」（擬迢迢牽牛星）、「招搖西北指，天漢東南傾」（擬明月皎月光）、「採南澗藻，夕息西山足」（招隱詩）。

其俊才爲中土各方延致，終則不由自己地周旋遊宦於諸王侯之間，雖云去家漸久懷土彌篤，而功名之心亦非不強烈，致屢望鄉而興嘆，「南方」遂成爲其篇章中一個永恆美麗而哀愁的代詞了。

事實上，冀盼多年後，潘岳終於回到他詩章裏的「南方」——洛陽，但洛陽的王侯相互鬥爭；而政海險惡，晉階之志未遂，反而吞噬了其生命。陸機以一介南士北上，亦在權勢傾軋的洶湧潮流中浮沉漂盪，致迷失了反向，他詩章裏的「南方」，終究只能停留於文字上的懸念，遇害軍中之際乃恍然慨嘆：「華亭鶴唳，豈可復聞乎！」

太康詩壇上最受矚目的兩大詩人潘岳與陸機，歷來文評對他們的成就與表現已有定論。本文僅就其詩中所透露的南方心態，約略討論了其間異同而已。

